

王文進筆下的淡水甜膩的像一封情書

瀛苑副刊

【記者賴映秀專訪】看過王文進老師寫的《豐田筆記》（九歌出版），大致上會有一個疑問：「怎麼一個以花蓮為地名的書，前三分之一盡是寫著淡水河、觀音山？待細細品味過他的散文之後，就不難發現，這個「新花蓮人」，原來是個詩人陳黎筆中「無可救藥的」浪漫主義者，而他所寫的，就是他自稱的心靈故鄉——淡水的回憶。

「很多人說我寫淡江那一段，比東華好，可能是多了人的熱鬧和年華歲月的回憶吧！」現為東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的他，儘管所描寫的東華，是台大校園的三倍，連騎腳踏車都要騎到腳痠；擁有一個「寧靜」的小湖之外，師生還可以在校園裡，因為尋找一個不易為人發現的「隱湖」而每天玩著幾乎是捉迷藏的遊戲，羨煞五虎崗上的人們。但在台灣另一岸的讀者群們，反倒是跟隨著散文裡交綜的人文、情感起伏，羨慕起淡江人來了。

曾經是北淡線上徘徊的淡江學生，王老師在書中對於七〇年代的淡水，有著完整而且唯美的回憶：「淡水的七〇年代就是用那種大山大水撐起來的舞台，讓許多人物任意地去組合自己的戲碼與靈感……」。甚至連在師大修碩士期間，怎麼也離不開淡水，乾脆在沙崙找了一間農舍住下：「四周是稻田，一直延伸過去是座燈塔。碰上風雨交加夜晚，燈塔的光一閃一閃地撲窗而來，有時整個房間竟像船一樣的晃動起來。」直到後來在本校中文系兼系主任，還是不改他對淡水的依戀口吻：「每當累得口有些乾澀的時候，從淡江校園遠方看得到的大屯山稜線處，就彷彿會傳遞來一泓甜美的泉水。」難怪連他自己都要說，雖然已是遍嘗風霜的中年，只要寫淡水，他的筆調和用字，就會不知不覺的甜膩得像封情書。

大概是他筆下李雙澤、蔡憲崇醫師、七〇年代的北淡線、大屯山太過於活靈活現，而他詩樣的心情和「一提起淡水，時間立刻靜止，生命永遠定格著二十歲的悸動。」這一切的一切，怕是給人打擾了、破壞了，他現在的心情是：「我要離開淡水，才能夠想念淡水。」仍然住在石牌的他，雖然偶爾也會到淡水河邊走走，但他總是趁著夜晚來襲的時刻匆匆來去，「不忍心看到變了樣的淡水。」，甚至連克難坡也愈來愈是提不起勇氣上來了。

儘管如此，他仍然關心五虎崗上的消息，他一提到淡江人在文壇的成就，就眉飛色舞：「陳映真、洛夫、方辛、陳列、朱天文、鄭寶娟、曹麗娟、蔡素芬、袁哲生、陳建志……，都是淡江的。」他憶起某屆的五虎崗文學獎在聯合報副刊，作為該版的「全國大專文學新人作品展」首篇登出，版面還特地配上五虎崗上盛開的苦楝花樹照片，是怎樣的羨煞那些木棉道下的才子才女。這些往事，在王老師的口中，都津津有味，彷彿將來再寫個十篇八篇都說不盡。

